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九

長沙周壽昌學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少治春秋

所治春秋傳公羊家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劉氏曰衍久字壽昌案後書馬融傳弟子以次相傳劉故疑此久字爲衍也然案史記有久字授作受顏注云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則久與次分兩層久字似非衍也

蓋三年不窺園

史記作不觀於舍園藝文類聚引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武帝卽位

壽昌案武帝本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罷之至元光元年始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卽位已七年矣本傳下云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夫曰前後曰百數其非一時一事可知是所云卽位者舉卽位後數年言之也

書云茂哉茂哉

今本書作懋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

今本論語無兩也字屮作草

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吕失天下

壽昌案周末貧弱不振有之梆子所謂徒振空名於諸侯

之上以爲守鼎之主而已有何大爲亡道之事即傳紀失載而秦滅東周豈不形諸詔令以藉爲弔伐之資者江都此言似乎失檢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壽昌案史記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其二十六年始并天下號始皇計爲天子止十歲此葢合二世四年言之也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今本論語作朽木無腐字之字

今臨政而顧治七十餘歲矣

壽昌案漢興至武帝初元甫六十七年何得謂七十餘歲即七十舉成數亦不應有七十餘歲之語武紀書對策在元光元年爲是益信傳前稱武帝即位語爲概辭也

游於巖郎之上

郎他本俱作廊宋祁曰古本浙本並作郎余案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爲廊吁可惜耶

壽昌案正韻郎與廊通史記司馬相如傳陛下築郎臺恐其不高郎此郎字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

壽昌案史夏桀在位五十有三歲殷紂在位三十有三祀此云十餘年疑有脫誤

亡爲而治者其舜虖

今本論語虖作也與

此言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

壽昌案仲舒引易負且乘致寇至而云乘車者君子之位

負擔者小人之事下遂如此云云案繫辭本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漢儒說易者亦承此旨如董子言則說成乘且負非負且乘矣卽漢易師有此義亦非易經本旨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

壽昌案此對載五行志

仲舒弟子呂步舒

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儒林傳步舒官丞相長史

呂歆之言爲然

劉歆以其父向之言爲過劉龔則然歆之言從其祖以駮曾祖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相如既學

史記索隱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

以訾爲郎

壽昌案張釋之傳以貲爲騎郎訾即資也董仲舒云選郎吏又以富訾是也考釋之有久宦減仲產語固有產可減也此亦有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語知相如之貧亦以仕故也

爲武騎常侍

案武騎常侍從格猛獸殆以能擊劍之故

日往朝相如

壽昌案臨邛令與相如友而稱朝者爾雅釋言云陪朝也

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周禮春官鄭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早藎每日晨往見相如故稱朝即上所云繆爲恭敬也本書項羽傳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時羽爲次將與宋義僚友以晨謁之亦云朝也張蒼傳常先朝陵夫人言朝王陵之夫人也後書任延傳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時延爲會稽都尉不朝者不令掾屬朝之也

願以自娛

不敢云娛客故以自娛爲言

而已琴心挑之

史記注張揖引其詩即琴曲也

雍容閒雅甚都

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師古駁之昆是

然壽昌案都字原借都邑以形容都美但不可泥耳都爲都邑風俗矜美故稱人曰都士鄙爲鄉鄙風俗弇俚故斥人曰鄙人顏氏匡謬正俗並駁此說

恐不得當也

壽昌案當音丁浪切言恐不得當其意也禮記學記水無當於五色哀公問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昏義而後當於夫注當合也一曰稱也不得如顏注爲對偶也下當盧之當宜訓對而顏轉以爲非謬甚

長卿故倦游

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

上令尙書給筆札

顏注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壽昌案顏因外戚傳

有赫蹏書注薄小紙也疑西漢已用紙但未多耳不知彼成帝時此在武帝朝尚未有紙故止給札也

相如呂子虛虛言也

顧炎武曰子虛賦乃游梁作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非當日本文閻若璩曰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壽昌案顧說是閻謂昭明誤分者非也傳明云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相如謂未足觀故給筆札更賦則此賦非當日本文可知其云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者意前賦祇賦諸侯此特歸之天子而其旨固不外乎游獵也因帝嘉賞故仍以子虛立名其稱烏有亡是皆虛言之證昭明必覈此傳以稽其實似非誤分而標名也

與使者出田田罷

田文選作畋

子虛過詫

詫文選作姹

亡是公存焉

存史記作在

僕樂王之欲夸僕

王史記文選作齊王

王駕車千乘

文選作車駕

射麋格麟

格史記文選作腳爾雅邪疏引陸璣詩疏云今并州有麟

大小如虎非瑞麟也故相如賦曰射麋腳麟

孰與寡人

文選有乎字

又烏以言其外澤乎

烏史記作惡文選作焉史記乎上有者字

略呂子之所聞見言之

史記文選言之上有而字

隆崇律崒

律史記作嵂文選作崒

琳珉昆吾

珉史記文選作瑉

礝石武夫

礝史記作碝文選作碝武夫文選作碔砆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穹窮昌江離文選作芎藭菖茳蘺

諸柘巴且

史記柘作蔗巴作猼且文選作苴

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

析史記作薪文選作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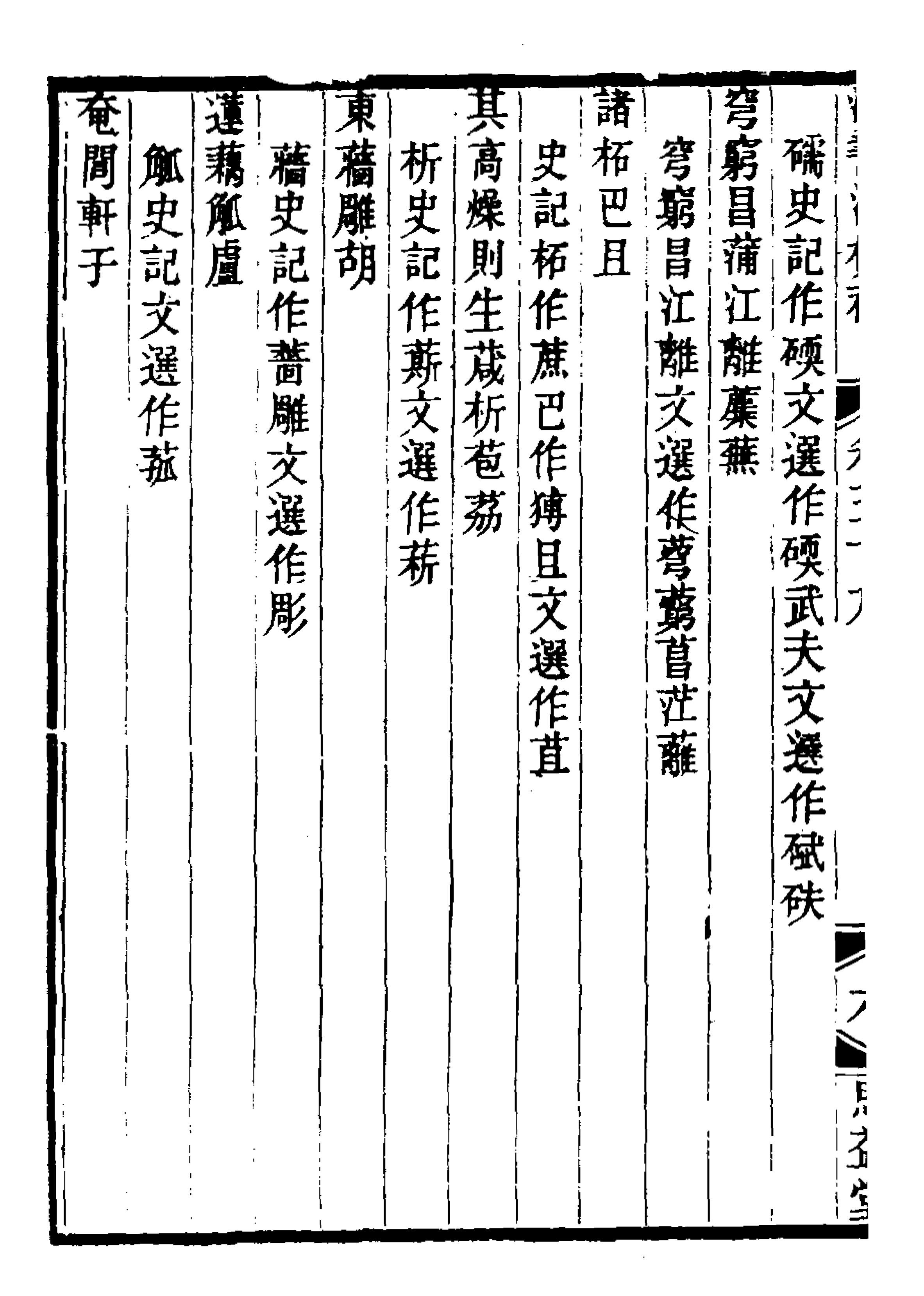
東薔雕胡

薔史記作蔷雕文選作彫

蓮藕觚盧

觚史記文選作菰

奄閭軒于



奄史記文選作菴

外發夫容蔆華

夫容史記文選作芙蓉蔆史記作淩文選作菱

毒冒鼈黿

毒冒史記文選作瑇瑁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巨樹文選作其樹屬下句讀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

史記則有下多赤猿玃猱四字宛史記文選作鵷

蝯蜓貜豻

豻文選作犴史記此句下多兕象野犀窮奇獑狿八字

左烏號之雕弓

號史記作嗥

孅阿爲御

孅史記作纖

蹵蛩蛩轔距虛

史記轔在上蹵在下

轊騊駼

史記轊上有而字騊文選作陶下射游騏句史記上亦有而字

儵胂倩浰雷動焱至星流電擊

儵文選作倏胂史記文選作眒焱史記作熛文選作猋電文選作霆壽昌案雷動下不應重言霆作電字是擊猶目擊之擊也

被阿錫

錫文選作緆

襞積褰縐

積文選作襀此下史記文選有紆徐委曲四字

蜚纖垂髾

纖史記作襳

翕呷萃蔡

翕史記作翖

下摩蘭蕙

摩文選作靡

眇眇忽忽

眇眇史記作縹乎

若神之髣髴

若神下史記有仙字文選有僊字髣髴史記作仿彿

於是遒羣相與獠於蕙圃

史記文選無羣字史記注爾雅云宵獵爲獠

上金隄

上下文選有乎字

連駕鵞

桂馥曰淮南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即此連字

謂以纖繳章連之耳

怠而後游於清池

怠而後下史記文選有發字

揚旌枻

旌史記作桂𣐈文選作槐
鈞紫貝
鈞文選作鉤
榜人歌
注引月令云命榜人盡明堂月令也
琅琅磕磕
琅文選作硠
聞乎數百里外
百里下文選有之字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陽雲文選作雲陽史記注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
之臺

於是王無呂應僕也
王下史記有默然二字文選王上有齊字
而盛推雲夢已爲驕奢
驕史記文選作高屬上句讀奢字屬下讀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
文選無
充仞其中者
仞文選作牣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文選自此句下便截爲上林賦
谺呀豁閜
閜文選作閕郭音呼下反壽昌案似从門爲是下閜砢閜

字音烏可反足知此𨳍字爲閼字之誤也

蔣芧青蘋

芧文選作苧郭音杼據音則作芧爲是而張注三稜也又似爲茅

巖突洞房

突文選作窔

仰𣅑橑而捫天

𣅑應作𣅑古攀字文選作扳

於是乎盧橘夏熟

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壽昌案史記索隱引作青鳥說文櫨字下引作青凫此作青馬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引伊尹語云箕山之東青鳥之

所有甘櫨焉山海經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柤焉皆無盧橘夏熟語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注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爲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文選李善注同壽昌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孫叔衛公非時人蓋古之善御者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所謂衛莊公爲右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羽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借用古人也壽昌初疑孫叔稱公孫賀以衛公稱衛青爲不類當日何妨以南窌長平易之長卿必不至才窘若此觀吳氏謂孫叔衛公非時人並借用古人之説

意始豁然即就本賦前後徵之如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及青琴宓妃之徒無非借用古人但古書無傳注不妨闕必求其人以實之而無確據則影附與穿鑿皆失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晉灼曰扈大也張揖謂跋扈從橫不案鹵簿故顏注亦承其說謂爲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據張說則從作平聲顏說則從讀縱葉夢得石林燕語四引此謂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壽昌案葉氏此說是也唐封氏演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又云扈從盡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雖不知此說所始要足徵唐以前解作扈從不作從橫解也又案公羊宣十二年傳厮役扈養注養

馬者曰扈扈雅釋詁一扈使也是役使於天子前皆與扈從之義協何容作跋扈訓也且賦明云出乎四枝之中顏注云出於枝之四外亦與本文相背

驄白鹿

驄文選作䠣

揜焦明

焦明文選作焦朋一作鷦明又作鷦鵬皆一物而明朋字偶訛也樂緯汁圖徵曰焦明狀似鳳凰宋衷曰水鳥也說文鷫字注南方焦明

壓石闕

石闕文選史記俱作石關案黃圖作關爲是

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驕字上文選有步字史記有秉字人字下文選有臣字史記有民字

靡曼美色於後

於後二字文選無之

革正朔

革史記作更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何焯校本引徐廣曰二當作三夏以十三月爲正原出緯書郭義本之謂以建寅爲正也考相如之卒距太初改正朔十有餘年而自文帝十五年黄龍見成紀改易服制雖賈誼請改正朔之奏文帝謙讓未遑而朝野上下皆以夏正爲便武帝特有待而未行耳故相如預爲此言帝不以爲迕也

逡巡避席

避席文選作避席注席席古字通然經典釋文佩觿皆以席爲席之俗字非古文也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

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畧取之

西僰之長

西僰下文選有犍字史記亦無之與此同

皆嚮風慕義

文選嚮作鄉史記作皆爭歸義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中郎將本書西南傳作夷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非中郎將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顏注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許應元曰發軍興制

卽前所謂用軍興法耳顏注恐不然壽昌案本傳云唐蒙

用軍興法本書屢見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

軍興從事見元后及雋不疑傳至以乏軍興被罪如趙廣

漢蘇賢黃霸段會宗韓延年皆見本傳師古偶未之檢耳

聞䙡舉燧燔

䙡文選作烽注孟康曰䙡如覆米䈇縣著契皋頭有寇則

舉之案契皋卽桔槔古今字也史記注作挈皋案招搖秦

壹注引蕭該音義曰如氏招作皋楔皋積柴於頭置牲玉

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皋搖此說足輔孟注

諡爲至愚

壽昌案諡猶名號也說見地理志顏注泥

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景帝詔曰置三老孝弟以道民焉

壺充國

於太初元年爲大鴻臚見百官表

幣物以賂西南夷

此書西南夷兩處史記只作西夷

縣令負弩矢先驅

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此縣令加敬故代吏爲此役也

通靈山道

靈山史記作零關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

史記亦作西南夷

德茂存乎六世

時武帝元光六年由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至武帝凡六世

羣生霑濡

霑濡史記作澍濡

舉苞蒲

苞蒲史記作苞滿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文選於作牧宋祁曰於疑作牧蓋從選耳然於字爲勝

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

莋史記作筰文選作笮不宜从艹

昔者洪水沸出

史記洪作鴻沸作涬

乃堙洪原

文選作堙洪塞源史記作乃堙鴻水

灑沈澹災

史記作灑沈贍菑

躬傶骿胝無胈

躬傶六字史記作躬胝無胈文選作躬腠胝無胈

豈特委瑣握齱

握齱史記作握齪文選作喔齱

必將崇論谹議

谹史記作閎文選作吰注鄭展曰字詁曰吰今宏字壽昌案谹鋐亦作鈜皆一字也

刼孤爲奴虜
史記無虜字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壽昌案詩小序魚麗有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
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相如正引此八字足知詩序
已爲前漢所遵用非衛宏作也
上咸五
咸文選作減史記注一作函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焦朋史記作鷦明文選作鷦鵬解見前
可目論大
論同諭

遲過宜春宮
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
在宮之東杜之南
望南山之參差
壽昌案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二世皇帝注成帝時
匡衡奏罷之此相如時尚有祠在南山也
汩淢靸以永逝兮
汩淢靸史記作汩淢噏習
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文選烏乎下有哀哉不得下有兮字墓字上有墳字
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
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五句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
案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掃除也
世有大人兮
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紅杳眇㠯玄湣兮
紅或作虹
低卬夭蟜裾㠯驕驁兮
裾史記作据
踏㠯䠋路兮
孫炎曰䠋古界字
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
伯史記作北

清氣氛而后行
　清氣氛史記作清氛氣
吾欲往乎南娭
　娭史記作嬉
麗旨林離
　麗史記作㴐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㵣度九江越五河
　兮史記作夸越字上史記有而字
杭絕浮渚涉流沙
　涉字上史記有而字
刑雨師
　刑字上史記有而字

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史記兮字在霞字下

僸祲尋而高縱兮

僸史記作㛘

飄飄有陵雲氣

陵史記作凌

若後之矣

史記作若後不然後失之矣似語氣較足

人又取去

又取去下史記有即空居三字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案其辭史記作其書文選題作封禪文孫志祖曰李善注

中凡引此文並作封禪書考史記作封禪書非文也豈後人因與太史公書名相同遂改作文耶壽昌案上云有使來求書又云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則作封禪書亦宜此作其辭最渾

紛輪威蕤

注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文選注引張說無威蕤二字或疑誤脫壽昌謂非也紛輪史記作紛綸文選同索隱胡廣曰紛亂也淪沒也威蕤委頓也案威即委委遲韓詩作威遲蕤說文草木華垂貌故胡訓爲委頓不能與紛輪同訓爲亂也文選注擇取之必非誤脫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顏注此虞書益稷之辭也文選李善注向壽昌案益稷篇

原合在皐陶謨自晩晉古文尚書出遂以分篇而顔與李

皆從之知古文尚書已盛行於唐初矣師古注引古文書

目凡數見

導一莖六穗於庖

注鄭氏曰導擇也顔之推家訓書證篇力主鄭注而以說

文䆃是禾名不能釋此句師古引此本其祖訓也惟文選

李善注作鄭元日之推本之云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言說文也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是舊

本鄭氏原作鄭元師古時始考爲鄭德改作鄭氏也

設壇場望幸

望幸史記注云或作望華蓋是以華蓋爲星名下句蓋字

連上讀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曰祇

曰史記作地輿下句謁欵天神爲對擧語

匪雅偏我

偏我史記作濡之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壽昌案武帝冬十月祠五時者四元光二年元狩元年元鼎五年元封二年據注文頡曰獲白麟則當元狩元年也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

壽昌案武帝紀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畢相如之卒計當元狩五年

揚雄曰爲靡麗之賦

案此傳贊語盡用史記而雄後於遷甚久遷何得引雄辭

乃史記先有此語江永謂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理或然

也則此贊自揚雄以下皆班語不得以司馬遷稱云云貫

下

不已戲乎

戲史記作虧

孫衍齡謹校

長沙周壽昌學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宏菑川薛人也

史記云字季壽昌案地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屬魯國是時或尙屬菑川也

乃學春秋雜說

壽昌案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宏所學殆即此書也說即記傳寫偶異宏爲公羊學見儒林傳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

壽昌案武帝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請皆罷去元光元年詔

賢良策之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考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仲舒以策對由博士拜江都相宏傳則云初以賢良徵使匈奴不合意移病歸至是復徵即紀所云與計偕者也乃紀與董仲舒均列於元光元年而發策之詔與兩傳又不相合紀或是渾言之宜各取傳爲據

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

此廷對由下第爲天子親擢第一之始若據紀此次是復徵宏當六十五歲

一歲中

史記作二歲

談笑多聞

談笑史記作恢奇

後母卒服喪三年

壽昌案漢律不爲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然不行者多有

如翟方進薛宣皆以漢相不爲母行服列傳中惟前有公

孫宏後有原涉行三年喪耳後來惟河間王叚一行之遂

蒙詔奬

時又東置蒼海

蒼史記作滄

宏位在三公

時宏尙爲御史大夫黯稱其位在三公知漢制御史大夫

甚尊也張湯傳陛下幸致位三公云云時湯亦止爲御史

大夫外戚元后傳又曰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云云御史大夫之列三公此爲明文

封丞相宏爲平津侯

壽昌案百官表宏以元朔五年爲相元狩二年薨傳云年八十是爲丞相時已七十六矣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

案偃與仲舒傳皆明載宏讒語故本傳及之若汲黯出爲淮南守距宏卒已五年矣

陛下過意擢臣宏卒伍之中

意猶言恩意言過垂恩意也 謹案貢禹傳陛下過意徵臣亦用過意二字衍齡謹附識

願歸侯

此句下史記有印字

守成文

案守成下史記有尚字

遭遇右武

顏注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史記同注引顏氏云言遇禍亂時則上武也瞿鴻禨云一本作遭禍右武不作遇壽昌案據顏注則一本是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善善下史記有惡惡君宜知之六字無及後世三字若茲行史記作君若謹行

卜式

史記附式事於平準書內未立傳此書始有專傳

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史記作上富人助貧民者籍豫式姓名即載籍中也若無

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

將漕最

課第一謂之最

北邊有輿

輿謂軍輿

事歐陽生

歐陽生字和伯與寬同邑人生先生也

卑體下士

案鹽鐵論救匱篇倪寬練袍衣若僮僕食若庸夫賢良曰

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

定水令呂廣溉田

壽昌案召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即定水令遺法也

輸租繇屬不絕

案此民完官逋之始

統楫羣元

注臣瓚曰統猶總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壽昌案書輯五瑞作輯不作楫注徐音集王曰合馬曰斂史記作揖五瑞從扌不從木師古旣云輯楫集三字同又本書立訓何能謂瓚說不通或不字是亦字之誤耶

合袪於天地神祇注

注引李奇曰袪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於義晦於文不辭壽昌案袪恐當作法易曰崇效天卑法地是也法作袪字近而譌也觀下云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可證祖

即法也

肅邕永亭

案邕即雍字亭名本作亭

寬爲御史大夫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壽昌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案道侯韓說諫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後說與此傳所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

張湯傳第二十九

湯掘熏得鼠

熏史記作窟

周陽侯爲諸卿時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

史記注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壽昌案師古注姓趙則應爲周陽由徐廣注田勝則應爲田蚡之弟據本傳云及出爲侯則以徐說爲勝蓋是時趙氏已失侯只姓周陽耳若田勝爲侯正當此時至於爲諸卿繫獄兩人皆不傳此事無從考

始爲小吏乾没

乾没史記注言掎取貨利没爲已有如水盡涸也又云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平亭疑法

平亭史記無平字蓋亭即平也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

案廷尉屬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

與錢通

　此以錢相交通即前所云乾没交私也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㠯傷湯者不能爲地

　薦史記作恚文事史記作文書事壽昌案薦洊也言文爲中丞從洊數從臺中文事言文治公事有可㠯傷湯者不能爲之餘地使得遷避也下竭居告文姦事亦言李文凡書公事也似以文爲李文名爲是

弟繫導官注蘇林曰導官無獄

　壽昌案導官屬少府其屬有若盧服虔曰若盧詔獄也漢制百官俱繫於若盧獄雖導官無獄而少府有獄若盧與導官伍故以繫之也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注李奇曰左證左也壽昌案楊惲傳左驗明白卽此左字今俗書作佐矣

復稍進其子安世

壽昌案溝洫志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卬所見止此其湯之次子安世之弟耶湯傳末綴未敘及

用善書

壽昌案善書言善讀書贍博下問亡書三篋能知卽善書之證不比陳遵傳云性善書爲工作書也

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

孝昭始元六年事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在七年

唯天子財哀

壽昌案財即裁哀憐也愛也呂覽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他傳作財幸財擇皆是

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因內憂而瘦恐懼之狀形於顏色也應從瘦字句而以懼字連下讀

輒移病出

壽昌案移病出移書稱病出歸其家不內直也壯作移居非是

郎淫官婢

案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壯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

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

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壽昌案霍去病傳云病薨上悼之爲冢象祁連山衛青傳

青薨起冢象廬山皆賜葬也孔光傳光薨太后使九卿策

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此策贈也若就冢封侯則終漢世

僅此一事至後安世薨天子贈印綬賜筌柱東起冢祠堂

飾終之典大備矣

賀有一子蚤死無子

無子賀無父子也下云孤孫霸則其蚤死之子有子可知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

書指言同受詩也

其爲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

壽昌案漢大臣賜葬冊贈皆備至賜置守冢則自霍光置園邑三百家外唯張賀賀本置守冢二百家安世求損守冢戶數故止三十家也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又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天子以爲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壽昌案安世以昭帝十三年封富平侯宣帝初益封萬六千戶富平一縣自不能給故兼有別邑之租惟地志富平本在平原傳乃云國在陳留後又云徙封平原豈徙富平屬於平原故未易名耶抑陳留原有富平以平原之富平易之耶觀傳末安世之後嗣張純至東漢建武中位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案地志魏郡有武始縣殆

即所謂別邑在魏郡者是雖除去富平之封而仍以舊所

食邑封之也

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

壽昌案彭祖在宣帝時出常參乘號爲愛幸故延壽得因

以口陳也彭祖爲其小妻所毒死國除詳佞幸傳

諡曰愛侯

壽昌案愛之諡僅見此

放子純嗣侯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

壽昌案西漢嗣侯至東漢猶襲爵不廢世勲者開國時曹

參中葉時張安世

常從微行出游

成帝與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童謠所云張公子也

宮中皆犇走伏匿

古者宮室通謂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儒有一畝之宮皆是宮中即室中也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

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漢書中未經別出耶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尚多惜班氏未爲之立傳畧傳其文字也書中王尊傳當是馮商所作原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列傳贊內

杜周傳第三十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壽昌案據百官表元封元年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十一年免天漢二年周爲執金吾一年遷三年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是周卒於太始二年也閱八年上官桀始爲左將軍桑宏羊始爲御史大夫又七年桀與宏羊始以謀反誅是距周之死已十五年何由爲執金吾時有捕逐桑宏羊等事耶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

壽昌案漢時稱爲小杜律見後書郭躬傳

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

壽昌案治宏羊等獄正杜延年事耳杜周傳中特誤載之觀此傳云光持形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豈有其父以刻深

爲盡力而子復能以寬輔大將軍之理足證杜周傳爲誤無疑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言以上皆丞相素行無甚罪惟擅召二千石一事爲無理可議耳

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顔注日比於諸侯不爲最也壽昌案進效也禮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强也蓋謂延年以九卿出治邊郡不勉力自效也

家富而目偏盲

病目者謂之盲病一目者謂之偏盲猶病半體枯者謂之偏枯也荀子非相篇湯偏尸子偏枯之病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時成帝許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及成帝立復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說鳳讓嘉帝卒退嘉專任鳳皆欽畫策之力也續百官志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注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壽昌案據顏注則本文從色字斷句而以聲字乙置音字下以能字下斷句音聲是唐人語唐書太子承乾傳習音聲語摭言音聲人皆是然本書作聲色音技以

能字屬下讀語義自順似不得因顏注而改也

小卞之作

壽昌案小卞毛詩作小弁集韻蒲官切音槃爾雅釋詁樂也或作弁廣輿記卞山一名弁山左傳成十八年弁糾御戎釋文本亦作卞晉語魯有卞費左傳作弁費東方朔傳弁嚴子爲衞尉即卞莊子毛詩疏云爲幽王太子宜咎而作趙岐孟子注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或本三家義此注張晏用毛詩說本書中山靖王傳宗室擯郤骨月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其下即引此詩以伯奇比干對舉作比偶用則非謂此爲伯奇作也弁作卞或從魯詩以下引關雎用魯詩說也

在夏后氏之世

今本詩經無氏字

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註

魯詩今不傳惟張超誚青衣賦有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超字子並河間鄚人見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此以規之超漢末人多見古書必有所受欽此語尚在超之先知魯詩故有此說也

誡不可呂佚豫爲

注師古曰爲治也或疑治爲唐高宗諱師古不得有此注壽昌案師古原本小爾雅釋詁文而其上此書在貞觀十五年辛丑十二月稱爲太子承乾命作高宗尚未爲太子

安得諱治耶書中惟世作代民作人爲師古改寫此外如
治作化作理皆後人追改之
事不暴揚
壽昌案王章非以劾鳳見罪實以奏薦馮野王詆張美人
爲罪外間不知故欽欲鳳暴揚之也
誠哀老姊垂白
長母王若爲太后姊故立稱老姊
伏罪復發
壽昌案長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時以私書交通故云
伏罪也
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言紅陽侯王立黨之友也黨友二字如此本書後屢見

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壽昌案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此贊復作此疑度語知氏族譜牒之學在漢時已多不可信如此

孫衍齡謹校

長沙周壽昌學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史記無張騫傳於大宛傳中詳之

必更匈奴中

史記注更經也

立其夫人爲王

夫人史記作太子

單于死

在漢元朔三年

其俗土著

卽世所謂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

出駹出莋出徙卭出僰

史記作出駹出冉出卭僰無出徙二字徙音斯李奇云蜀郡有徙

而蜀賈閒出物者

閒史記作姦

迺封騫爲博望侯

博望顏注云取其能廣博瞻望壽昌案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卽騫所封宣帝復以封王舜爲侯顏注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

然騫鑿空

史記注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姑師徐廣曰卽車師姑車一音

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役更封浞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

宛中貴人怒曰

顏注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壽昌案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也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可證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時太初元年此處當先敘李哆不然後敘功授官爲無因

詣大將軍

案此爲軍中尊稱非眞大將軍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也

壽昌案此班氏節史記語而誤者也注引鄧氏云河原出積石不出昆侖亦遷就班氏此語而云然無論昆侖載在禹貢爾雅山海經水經注班班可考卽後世考西域探河源無不以此山爲主名安得云無睹也檢史記本文云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上文云其上有醴泉瑤池下文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全不敢言之蓋本紀所述之昆侖卽爲當時言蓬萊神山神怪奇方者之所託漢武求仙邪說惑聽故史公於大宛傳後發此語隱以規之今班氏節去本紀二字幾疑昆侖並無此山并非河原所出皆誤也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史記作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揚子法言重黎篇同此作火正無北字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壽昌案據史記黎當爲北正據漢書當爲火正皆不云南正後書張衡傳應間篇則重黎之爲也章懷注引國語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知稱黎爲南正彪之誤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史記注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壽昌案宏說不確司馬自序極詳豈得獨遺此說

在趙者以傳劒論顯

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

錯孫蘄

蘄史記作靳

蒯聵玄孫卬

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預昭預生卬

昌生毋懌

懌史記作澤

談爲太史公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壽昌以案孔融傳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謁者鄧公又云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是則公非官稱孔融說最早尤可據

覲下報任安書云嘗厠下大夫之列注臣瓚曰漢太史令

千石比下大夫

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

與舍史記作與合不巧史記作不朽講昌案此兩語以韻

叶之似作合與朽爲是此書恐因字近而譌

有子曰遷

史記同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壐生之大忘班

固仍其本傳爲韓子之守株固爲遷傳其初宜云遷字子

長馮翊陽夏人世遂謂子長字不知所出考法言寡見篇

問司馬子長有言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

奇也此前漢所述也至後漢荀紀有司馬子長遭李陵之

禍句後書張衡傳問問篇子長諜之論衡尤屢見不勝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云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報任少卿書呂問注云漢書云字子長今史記及此書實無其語或古有之今本脫去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同索隱案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壽昌案史公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歲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尚及事伏生生不已一百四十餘耶索隱稱泥古文必是尚書故致此誤自從劉氏說爲正又考許沖進說文表有云學孝經古文說是孝經亦

稱古文矣更卽本傳考之云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不應獨遺卻受尙書一條下文詩書禮樂皆帶敘語無一專指尙書益知古文之屬尙書爲誤證也

且夫孝始於事親至此孝之大也

顏注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壽昌案說字衍

四百有餘歲

裴駰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遷爲太史令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壽昌案當元封六年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太初元年遷年四十二歲壽昌案太史公之父卒三歲而公爲太史令至是五年是談實卒於元封元年也

上大夫胡遂曰

胡遂爲詹事秩二千石位上大夫

余聞之董生

董生之生亦先生也太史公視董相自居後學故稱先生

受命於穆清

壽昌案於字爲語助讀如本音顏音義皆舛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張晏曰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何焯曰太史公

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疏壽昌案劉何兩說是也考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序兵事自黃帝顓頊以來至漢孝文而止史公作贊後始作厤書專言造厤之事史公又作厤書贊明是兩篇文字不知何時併在律書後爲一篇序目云律書第三下復以厤運厤術爲一篇云厤書第四及於竟寧建始年則在元成朝而其後文多未周備雖是褚先生補撰非完書今宜取史記序目爲律書者分爲兩篇律書言兵厤書言厤而以褚補一書附載於後則不致後人疑誤矣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壽昌案中書令爲少府官屬秩中二千石視太史令秩千石官爲尊雖尊寵任職究與黃門宦者同官遷云爲埽除

之隸闒閣之臣是也

案文選此句下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

遷報之曰

案文選作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多一獨字無字易作與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又在誰字下

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顏注點汙也文選束皙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古字

通集韻音店發笑文選作見笑

會東從上來

他本作會從東上來依此本爲是

得竭指意

文選六臣本指作志尤本作至

涉旬月迫季冬

壽昌案文選六臣本作涉旬無月字劉屈氂傳云太子召北軍使者任安令發北軍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後上聞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考衛青傳云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獨安不肯去顏注云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據史公書當卽征和二年事三年正月上幸雍故遷於二年季冬卽言從行也距衛青死已十六年安殆以益州刺史入爲北軍使者也漢制會冬決因此云迫季冬任安應卽於時被誅矣似不得到旬月從文選六臣本無月字爲是

同子參乘

同子者趙談遷因避其父諱而稱之不曰趙同者嫌古有趙同恐其相混也

吕求親媚於主上

文選注引毛詩卷阿篇曰藹藹多士媚於天子壽昌案此截引也原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毛詩思齊篇傳曰媚愛也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與陵同爲侍中官

足歷王庭

匈奴王之庭也

張空拳

注李奇曰空弮也顏注曰讀者適吕拳擧之拳大謬矣拳

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壽昌案文選拳作拳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正文作拳善注
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爲拳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
奇語卽顏所引當作拳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
嵓臆乘亦以師古張空拳之說爲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
張自侈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軌傳戰
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卽振臂一呼
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卽
徒手旣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
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
記謂陵帥射士五千人漢書謂陵將荊楚勇士奇材劍客
而彊弩都尉路博德羞爲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況

是時死傷畧盡所未死者豈皆習弩而有空弩可張者乎竊謂國語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弮至隋書達奚長儒傳云戰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敺之手皆見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前注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塞睚眦之辭

睚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故有辭故以此塞之

遂下於理

廷尉景帝中六年會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

此稱理者從舊名也

拳拳之忠

顏注引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壽昌案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賈捐之傳竭卷卷顏注讀與拳拳同國語有捲勇齊語作卷勇後書張堪傳捲握之物卽拳握後書西羌傳恃其權勇通鑑作拳勇知惓卷捲權音義皆通拳也

而僕又茸以蠶室

壽昌案文選作佴之是也蘇林訓茸爲次師古注茸推也言推置之蠶室之中考爾雅佴貳也說文佴佽義同次蓋言陵以降而族已以爲陵言遂次於陵而以宮刑也從選

作佴義較長

其文鬄毛鬄

類篇鬄剃也說文髡與鬄同鬄也

定計於鮮

注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壽昌案爾雅釋詁鮮善也詩籧篨不鮮箋同似較文注爲豁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壽昌案摩卽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循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磷卽論語之磨而不磷也宋先生過庭錄繫辭剛柔相摩音義摩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磑切也馬云摩切也案說文無磨字應作礳俗省作磨也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壽昌案時左氏春秋傳未顯故止言國語

然此可爲智者道

一本智作知

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注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壽昌案地志及王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

或有抵梧

壽昌案抵梧應正作牴牾牴說文觸也牾猶忤也俗多誤作牾惟嚴延年傳莫敢與牾正作牾王莽傳亡所牾意後書桓典傳以牾宦官賞不行皆牾字俗譌也此抵梧二字借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戾太子據

他本戾太子提行另書

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

據朔皐傳朔與皐倘作皇太子生賦

從其所好

從讀曰縱

納史良娣

良娣家魯國

太子召問少傅石德註師古曰石慶子

壽昌案萬石君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坐法免

國除百官表太初三年牧邱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

瘦入穀論外戚恩澤侯表牧邱侯石慶下太初三年侯德嗣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是德從末官太子少傅亦無勸戾太子矯節發兵事且德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爲太子少傅劉屈氂傳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武帝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是獲德之景建以獲反者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皆無之此等大事班史不容有遺誤兼以年代考之亦不合此蓋別一石德非石慶之子德也師古偶未審耳

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

案突亡言突圍出而奔亡也時助充掘蠱者三人案道侯

韓說黃門蘇文及贛也說格殺文後焚死贛哭亡後不知
所終殆被創而死矣

壺關三老茂

注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未載其姓不知如何得也
壽昌案後漢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
徵君隱城東山中亦稱令狐茂且稱三老爲徵君也又案
水經濁漳水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
郎邑人也壽昌案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
京兆功效是興爲湖三老非壺關爲王尊訟非爲戾太子
也酈氏引作一事誤矣而漢武故事又作鄭茂不作令狐
則又與荀紀異

吾豈得而食諸

壽昌案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論語同史記孔子世家同今本論語無豈字又案阮氏元校勘記云皇侃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無吾字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吾惡得而食諸

營營青蠅止于藩

藩毛詩作樊壽昌案下昌邑哀王髆傳龔遂引此作至于藩不作止說文言部營小聲也從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爻部棥藩也詩曰止于棥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藩論衡商蟲篇引詩作藩後書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陳奐毛詩傳疏云三家詩作藩

待罪建章闕下

黃圖建章宮在長安城外於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

建章宮駕輦道以上下三輔舊事建章宮周回三十里又於宮門北造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

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壽昌案注師古曰三字重出三輔黃圖云長安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成帝紀建始三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卽此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黃圖云渭橋秦始皇造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注在長安北跨水爲橋文選潘岳西征賦鶩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注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考漢法無焚人律惟王莽燔燒陳良等始

造焚如之刑蘇文助江充掘蠱於皇后太子宮后死文盛
以小棺瘞之城南故帝特焚之恨其非常惡即不用常刑
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
案此太子死雖由自經而前已傷於兵刃矣此當在吏圍
捕太子時事北地太守何人無姓名疑太子者下有脫漏
字
皇孫二人
皇孫進尚有兩弟未傳其名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壽昌案禮記祭法曰考廟稱父曰考自天子至大夫士皆
然其曰皇考廟則曾祖之稱惟曲禮父曰皇考離騷朕皇

考曰伯庸始以皇考稱其父悼太子爲考宣之父其廟稱皇考是元康元年丞相魏相奏定見韋賢傳後時亦稱悼皇考蓋此皇字是尊稱猶宣帝之字皇曾孫不必如禮記注之訓皇爲大也

尊戾夫人曰戾后

案太子位在諸侯王上不追尊帝則無可尊矣故止尊夫人爲后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

義他本作意

章聞揚和

言表章令聞褒揚和美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曰

助亂之成軫亦官郎中不在此數

不疑收捕澤以聞

澤謀欲先殺青州刺史當以餅侯發其謀故得先行收捕也

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劉德傳德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徙大鴻臚丞

使人祠葭水台水

案葭水地志在廣平國南和名列葭水燕王時尚爲廣平郡屬冀州台水地志在鴈門郡陰館屬并州卽治水也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

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宏羊等以謀反誅皆大臣也

髮紛紛兮寘渠

寘音闐

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

表云莽貶嘉爲公明年廢末獻符命前事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彊

書淮海惟揚州疏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此詔云其人輕心文似不足應云其人心輕揚恐是心輕兩字倒寫又脫去一揚字也

皆爲列侯

太子霸自應襲王故不在此內

左右皆服

南監本閩本服作伏壽昌案服伏一也衛青傳服聽史記作伏聽與此同

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八子秩視千石比中更爲第十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

斗食佐史也

立六十四年而誅

表作六十三年

三年薨

表作十三年

十六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年薨

表作十七年

九年薨

表作八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四年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案七乘傳非極急事不輕發僅此一見

使大奴善

顏注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壽昌案大奴謂奴之年長者也五行志昌邑王多治側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足證昌邑之素縱使其奴也王尊傳云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又云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後書馬嚴傳注東觀記曰嚴年十三至雒陽大奴步護視之是漢時人奴年長者皆謂之大奴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壽昌案三百五篇是魯詩篇數詩正義曰三家三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王式傳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援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爲昌邑王師則王誦者必魯詩也龔遂爲此言疑亦傳魯詩之學至中尉王吉學韓詩而所引韓詩說亦與魯詩同義殆就王所學而導之也詳王吉傳

廉吏一人

廉察也

徼宮清中備盜賊

壽昌案此言巡徼宮垣清除中禁皆以防備盜賊也蓋清

有潔除之義後書儒林傳盛清道之儀注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文選東京賦清道案列注清道謂蹕止行者西京賦迾卒清候武士赫怒卽此中猶內也卽上奴婢在中者之中字本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注中者天子之書也百官表中謁者令卽續志之內者令也中人注奄人也後書蓋勳傳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注中藏內藏也故奄人古謂之中涓亦取涓潔內中之義迾宫與清中本對舉語注引鄭展李奇說亦是特清中二字義未析故或疑爲不辭耳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

壽昌案同時有嚴延年字次卿者正爲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紨卽羅敷如漢樂府日出東南隅采桑女

子名羅敷焦仲卿妻詩東家有好女自名秦羅敷是羅敷

為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字也

清狂不惠

顏注清狂如今白癡壽昌案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

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顏注所本也惠卽慧

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書孔融傳將不早

惠乎皆謂慧也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

壽昌案象封有鼻不聞嗣君究象有子與無亦莫考世代

綿邈典籍無徵豫章太守迎合宣帝意造此典故并云暴

亂之人不宜為太祖特以擬海昏之不應紹封耳

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壽昌案今者班固時也海昏之封東漢時尚令紹襲以賀曾卽尊位也

孫衍齡謹校